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远去的年楚河

（藏族）格桑占堆 / 著

（藏族）拉萨河畔的密咒 / 译

作家出版社

远去的年楚河

(藏族) 格桑占堆 / 著

(藏族) 拉萨河畔的密咒 / 解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去的年楚河 / 格桑占堆著; 拉萨河畔的密咒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民译汉专项)

ISBN 978-7-5063-9390-4

I. ①远…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081 号

远去的年楚河

作 者: 格桑占堆

译 者: 拉萨河畔的密咒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李 夏

特约编辑: 张绍锋 郑 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58 千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90-4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目 录

强盗与千金的缘分	1
美人之泪	16
神鬼灾异	26
杂昌峡谷之盗	32
转经房里的血迹	39
秘 密	45
美丽的往事	55
暗 杀	62
骗 局	82
神秘的璁玉	87
希望和忧虑	95
女人统治的庄园	108
九粥之席	124
动人的眼睛	130
大年初一	138
命运之择	146

为思念憔悴的公子	159
心灵的洗礼	166
与鬼遭遇	173
复活与团聚	181
英雄泪	194

强盗与千金的缘分

从冲巴雍措湖、康如河以及从各处沟沟坎坎里流出来的涓涓细流，汇集到夏尔巴^①庄园长长的盆地里，形成了一条大河。河岸边夏尔巴庄园的田地里翻着绿色的麦浪，夏尔巴庄园老爷和监工顿珠两人的头在麦浪中浮浮沉沉地移动着。

监工顿珠看着满脸喜悦的老爷说道：“老爷啊！今年又是一个大丰年哪！”

老爷手捧着一束长满麦芒满腹硕果的麦穗说道：“哦对！你给那个防雹的老密咒师再多赏赐五个藏斗的青稞，然后请他为望果节挑选个好日子。”

田园前哗哗奔腾着流向江孜年楚河的小溪，似乎在一路奔走相告夏尔巴庄园丰年的喜事。

“老爷！老爷！”管家热丹从田园的那边一路小跑而来。

热丹擦着额头的汗水气喘吁吁地禀告：“老爷！二房太太就要生啦！”

于是三人跑向了庄园。

① 夏尔巴，藏语，有东面的、来自东方之人之意。下文其他庄园名也以方位命名，如奴巴为西面的、洛巴为南面的。

“用力啊！小夫人！用力啊！快出来了！”

“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老爷啊！妈妈呀！我要死啦！”小夫人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与经堂里被请来念经的普寺僧人们那敲鼓诵经的声音此起彼伏，似乎在比谁的声音盖过谁。

“哇……哇……”新生儿呱呱落地的声音穿墙凿壁传到人们的耳中。

“孩子的哭声！”老太太惊叹道。

“听这孩子的哭声好像是个男婴。”老爷说道。

“一定是个男孩！”老太太满怀希望地说。

大夫人的房屋里传来摔东西的声音。她此时的心似乎是正在被千万条蝎子撕咬，难受得无法平静。她在房屋里走来走去，小丫鬟也跟在其后走来走去。

“丫头！你跟着我干什么？”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夫人哪！小夫人生了一个千金！”

“啥？千金？哈哈！”本来恼怒的大夫人听到“千金”两字突然一声阴笑，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纠结。

晌午的阳光铺满了夏尔巴庄园的院子。院中的树荫下坐着老爷和老太太，前面的横桌上摆放着盛满金黄色青稞酒的酒碗。老太太轻闭着双眼不停地捻着佛珠，嘴里小声地念念有词，身边站着年轻的小丫鬟。

庄园左角的一间铁匠铺前，堆满了镰刀、犁铧、薅锄等农具。铁匠扎西和他的两个儿子挽起袖子，用手腕擦着额前淌下的汗，铁锤随着手的抬落发出“叮当”的砸铁声。这个声音让老爷的眼前浮现出麦浪滚滚的庄稼地。

铁匠铺里烙得通红的生铁火星四射。那叮叮当当的砸铁声和火

星四射的场面洋溢着丰年的喜庆。老爷喝着觥中之饮，不禁用脚轻轻打着拍子小声吟唱堆谐：

后藏山顶瞭望

喜见前藏经幡

卫藏盛世之况^①

请看那面经幡

要么后藏之山

不要让我看见

要么连同父母

让我一起相见

这时，庄园门口传来一阵犬吠，老太太抬眼望向了大门口。穿着紫黑色氍毹藏袍、头戴金丝缎帽、上身略驼的管家匆匆跑向大门口。

少顷，庄园的羊倌尼玛和他的妻子曲宗两人跟在管家身后走了进来。尼玛手里抱着一个长皮箱；曲宗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的啼哭声穿透了院里每个角落的空气，与铁匠铺里传来的“叮叮”砸铁声融为一体。

“小夫人来了。”老太太身边的小丫鬟禀报道。

府中楼梯上小夫人徐徐走了下来，宗巴吉怀抱着用锦绸包裹的那位刚刚降世不久的小千金跟在小夫人身后。她们向着老太太和老爷走了过去。曲宗怀里婴儿的啼哭声惊醒了宗巴吉抱着的小千金。小千金也开始啼哭了起来，两个婴儿的啼哭声交织在一起，这为久

① 卫藏，藏语，前后藏之统称。

久没有孕育新生命的庄园府里带来了一丝生机。

“小夫人！你现在身子还没有完全恢复就不要下地了，要好好休息！”庄园主老爷起身搀扶着小夫人让她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将慈祥的目光投向宗巴吉怀里的小千金，用食指背抚摸碰触着小孩那柔嫩的脸，轻柔地逗喊：“喂！喂！”

小夫人起身将羞愧的眼神投向老太太：“老太太！贫妾未能生出一个能够为府上传宗接代的……”

老太太“哦”了一声，起身看了看自己的小孙女。

阳台上的大夫人往院里瞥了一下后轻蔑地冷笑了一声。这使小夫人的心里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

热丹管家哈着腰点着头偶尔伸伸舌头站在老太太和老爷跟前，老爷一笑他也附和着笑。

“哦！看哪！她的小手抓着我的手指了！”老爷一边高兴地逗着千金，一边头也不回地问道，“你们俩来此有何事呢？”

尼玛手捧着皮箱来到老爷跟前。

“这是何物？”老爷问道。

尼玛打开了皮箱。箱中躺着一把金质鞘身雕着双龙戏珠、鞘边镶嵌着绿松石和各种宝石、刀柄如海螺般白亮的宝刀。老爷将刀从鞘里慢慢抽了出来，宝刀在晌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一旁的管家恭敬地双手接过老爷递来的刀鞘。老爷左手握着刀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沿着刀刃轻滑着。

“真是一把好刀啊！这是谁的刀？”老爷问道。

“回禀老爷，这把刀的主人是这个婴儿。”管家答道。

尼玛拖了拖身旁曲宗的衣角，曲宗意会地往前挪了一步，她怀里的婴儿又开始啼哭了起来。

老太太对宝刀没什么兴致，她看着婴儿问道：“是男孩？”曲宗

连忙点头。

“禀老太太，这尼玛两口子从堆纳草原返回的途中遇见了一位受伤的骑士。骑士将这个婴儿放入皮箱后，踉跄地走到两口子跟前将装着婴儿的皮箱和装着宝刀的皮箱一并交给了他们，然后就断了气了。于是他们两人抱着孩子一路跑来向府上禀报此事。”管家向老太太禀报道。

老太太点着头说：“两个婴儿不约而同地在夏尔巴庄园相遇，是个好兆头，也说明这个男婴与夏尔巴庄园有缘。那么，这个男婴暂且要由尼玛两口子代养，府上每年发给他们两人一袋青稞作为抚养费，还有，把这个婴儿列入本庄园人口进行登记。”

“你们俩还不赶紧谢老太太和老爷？”管家提醒道。

“谢老太太和老爷！”两口子深深鞠着躬答谢道。

老爷紧握着宝刀有些爱不释手：“既然宝刀的主人是这个婴儿，那么等他长大了，我再把刀交给他。”

管家挥挥手，示意两人回去。

“这个小宝宝真是可爱啊！”曲宗看着自己怀里的孩子说道。

“给他起名叫央加怎么样？”尼玛往拇指指甲盖上倒入一撮鼻烟，然后将指甲盖贴到左鼻孔使劲一吸，说道。

与央加一样刚到府上的这位千金小姐，如同一朵花儿那般的锦绣玉缎层层包裹中绽放成长。她被取名为美朵拉紫，意为如花仙女，真是人如其名。

在夏尔巴庄园的大院儿里，有一个身高马大、脸色黝黑、头上盘着如霹雳般的红丝线英雄辫的人，他的双手厚大结实，粗臂上的黑筋如同刻意雕刻上去的龙纹，几乎让人能听到此间血液流动和脉

搏搏动的声音，这个人就是央加。此时，他扛着一袋青稞，与其他家奴一样走向庄园府上的粮库。

“央加，等一下！”管家从央加身后喊道。

央加在经幡杆前的石板上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到老太太和老爷，急忙低着头请安：“老太太好！”

老太太打量着央加，看到十几年前的那个小婴儿如今长成如此的一个壮汉，不禁感叹：“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老爷打量着身强力壮的央加直点头。

“央加！明天老太太和千金小姐要起驾赶赴尼泊尔朝拜，令你随行护驾和服侍，你今晚好好准备一下！”热丹管家吩咐道。

翌日清晨，老太太和千金小姐一行人踏上了迢迢朝拜之路，央加一路保驾护航，鞍前马后服侍着主子们。

在尼泊尔博达塔朝拜时，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捧着美朵拉紫小姐的手亲吻后，摇着头耸着肩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话。央加一见此景，一个箭步上前揪住了那个人的衣领。有着一副黝黑脸庞、头系红丝线英雄辫的央加，此时如同西藏的护法神发威那般凶猛。这件事后来成为府上老爷在其他庄园老爷和太太们面前夸耀显摆央加的常谈话题。

美朵拉紫小姐宛如一朵绽放青春姣美的花朵，妩媚动人，尤其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进口脸霜的香味，简直令央加心神迷乱。央加觉得美朵拉紫在自己的保护下，如同一朵绽放在悬崖峭壁上的花朵，令人销魂迷恋，但他还没有勇气徒手高攀冒险摘花。美朵拉紫对自己这位如护法神般的护花使者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妙感觉。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她不敢往深里想。以她的父母、尤其府上的老太太即她的老祖母对主子和奴仆地位关系所持的严明态度，她是不敢斗胆将这个感觉往深处思考的。

美朵拉紫小姐人如其名如花似玉，在央加的疼爱下更显得娇美动人，假若离开了他的呵护……他不敢继续想象。与美朵拉紫小姐相处的日子，已然变成了他人生中最难忘的美丽时光。在他的心里对她有种无法言表的感觉，无论是白天劳作时还是在夜里睡觉时，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出现她的身影，犹如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慢慢侵占着他所有的心田。

央加那顶天立地的魁梧身板和无所畏惧的勇猛以及对主子的忠诚深得老太太和老爷的赏识与信赖。于是央加顺理成章地接手了庄园监工的皮鞭，指挥着奴仆们。

但他作为一个奴仆，对主子的忠心耿耿超越了尺度，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其他奴仆们想都不敢想的迷恋府上千金之举，而且任由爱情的种子生根发芽。

央加在田间挥舞着监工的皮鞭，当着众奴仆们的面高声清唱：

东高高雪山之巅峰
美雪莲之花分外美
皑白雪孕育娇艳花
我心如雪真挚纯真

西青青草山之山麓
美玉簪花儿缀草地
美丽花儿若不别恋
我这草山便不移情

东面锦簇花园中
百花齐放分外艳

我如蜂儿向花飞
花若不在蜂自离

这首歌逐渐传到夏尔巴庄园老爷的耳里，老爷觉得这首歌中的“东面花园”暗指“夏尔巴庄园”；“园中之花”暗指“庄园的千金小姐美朵拉紫”；“蜂儿”指的是央加他自己，而“蜂儿向花飞”指的就是央加他爱上了美朵拉紫小姐。于是平措南杰老爷通过管家热丹也回了一首歌：

穹碧蓝无垠之辽阔
乃天鹅翱翔之乐园
低井底之蛙欲飞天
笑痴人说梦于白日

东青山坡上之花朵
姹紫嫣红受青山恩
西乱石之山再高耸
也非玉簪花之依靠

东葱郁茂密之深林
鸟百灵欢歌鸣翠时
高山洞中的猫头鹰
休自作多情为更好

美朵拉紫听到央加的歌词后，心里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兴奋。于是她通过侍女宗巴吉暗地里也向央加对了一首歌：

潺潺小溪之水
金目鱼之依靠
鱼儿虽愿随水
又惧渔人之钩

东边昴宿之星
彻夜与我相伴
若无翌日天亮
鸡鸣之扰多好

央加听到小姐给自己对的歌后心中激情似火，又回了美朵拉紫一首歌：

清澈湖面上的
情深雌雄鸳鸯
若具情和缘分
定于水中相遇
高空中的艳阳
深池中的莲花
若有尘世因缘
即便天各一方
也会让花绽放

他们这一来二去地，竟使两人之间的秘密不胫而走，逐渐传到了老太太的耳里。老太太寻思良久后允诺：如果央加在堆纳草原刻

出千幅玛尼经，就允许他与美朵拉紫相见。于是央加翻山越岭来到堆纳草原上冰冷的乱石堆中。

时过晚秋，天气变得越来越寒冷，堆纳草原已然是一片荒芜之野。一阵刺骨的寒风袭面而来，吹得他额前的发丝如风中之经幡般飘摇。当央加远远地看见这一堆大小不一的乱石山岩时，他的脸上露出平时见到美朵拉紫小姐时那羞怯与喜悦交织的笑容。他不畏寒风凛冽，迎风奔向那堆如羊群般的乱石堆。

养父尼玛手中握着吾尔多^①投石带，额前的银发在风中凌乱地飞舞。他望着央加直摇头。静谧的草原上传来央加用铁器在岩石上凿刻玛尼经的叮当声。央加觉得这声音如同一曲美妙的音乐，宛如美朵拉紫小姐那悦耳甜美的声音。深深刻入冰冷岩石的字犹如那个令他日夜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小姐的名字。

他的手指满是裂开的缝，脊梁皮也被磨破，伤口渗着血。养父无法理解央加为何如此卖命，但央加每次想起米拉日巴尊者曾为了得道而付出的艰辛，自己的信心和毅力也会骤然猛增。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心中的希望变得越来越大，梦想变得越来越清晰。他望着天空中那轮皎洁的月亮，不禁哼出仓央嘉措的一首道歌：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月亮
非生身之母脸
心中时常挂念

① 吾尔多，也称石簧、投石带、投石器、蜂蝗石子带。毛绳中间有一小兜，放石子其中，双折抡挥，转速至极松其一端，石子趁势被抛出的武器。

央加刻完最后一幅玛尼经后，满怀憧憬地翻山越岭奔向了夏尔巴庄园。

热丹管家带着一些奴仆将一块砖茶、两藏升糌粑、半身羊肉放在半卧于山羊皮上的央加跟前：“央加，这些是老爷对你刻经功劳的奖赏。另外老爷令你休息两日后要到洛巴庄园报到。”少顷，管家又补充道：“老爷将你与洛巴庄园的两个奴仆做了交换。”

“那老太太准我刻经之后与小姐相见的允诺……”央加对放置于面前的赏赐不屑一顾。他欲坐起，脊梁上的伤口却一阵钻心的疼痛，不禁“哎哟”了一声，随即话也被迫中断了。

热丹管家看着央加摇摇头：“央加！你可要想清楚啊！你和府上的千金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你还是赶紧从你的痴心妄想中走出来，谢领了府上的这些赏赐，待身体康复，赶紧启程去洛巴庄园报到！”

央加却是一副即便赏赐整个庄园也不屑的样子，大声喊道：“老太太和老爷都曾答应允诺过，为什么突然变卦了呢？”

热丹管家将身子蹲了下来，用严肃中带几分讥笑的眼神瞅着央加的脸，说道：“喂！弄清楚了哦！是喇嘛决定法铃的位置，而不是法铃决定喇嘛的位置！”他说完此话便站了起来。

愤怒的央加将脸转向墙壁，热丹管家看着他：“你这不愿服从府令的做法，我是不便向府上禀报啊，所以这事就这么定了！”说着便转身抬起门帘走出了门。随从们痴痴地瞟了几眼府上给央加的那些赏赐，也跟着管家走了出去。

“叮咣！”他们刚一出门，屋里便传来央加摔碎瓷碗的声音。热丹管家停下脚步斜眼听了一会儿里面的动静，又摇着头抬步离开了。

央加踉跄着出现在夏尔巴庄园大院的石板上，立即引来了奴仆们异样的目光。